



丽日红

李唐诵

这天阳光很旺，旺盛

显得非常空旷，空旷的世界特别容

易在水平方向上向取得纵深发展。

在遥远的地平线那边，似有一首关

于爱的歌谣徐徐飘来，如雷如潮，

淹没了这对青年，淹没了车站，淹

没了整个世界：当我轻轻的唱起了

你，爱的记忆飘满四季，当春风吹

干了你的泪滴，青春无悔，往事如

昔……

丽日红尘

李唐诵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丽日红尘 / 李唐诵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2. 7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558 - 3

I. ①丽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9058 号

丽日红尘

作 者 / 李唐诵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辑封绘画 / 花 斌
装帧设计 / 益 平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译文印刷厂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87×960 1/16
字 数 / 250 千
印 张 / 17.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96 - 0558 - 3
定 价 / 35.00 元

目 录

遥远的情歌·····	001
别说再见·····	033
黄莺的幸福·····	073
失踪的记忆·····	115
哪个的悲伤有准备·····	147
兄弟·····	195

遥远的情歌

如果不穿衣服的话,我们就是没长毛的猴子,二梁和树桠之类最适合我们,视线好,两条腿吊在空中自由地甩来甩去,还刺激,随时都担心掉下来,却从来掉不下来。



黄老头的牛基本上可以算野牛,吃饱了,不好好反刍,硬要无师自通客串登山运动员,翻过这匹山梁,跑到别的山梁上去。黄老头恨恨地骂了句:“找死的!”可除了诅咒,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我和几个小崽儿乐开了花,比被凉凉的山风吹透还舒服。刚才求他唱歌,求了一上午,嘴巴都求干了,能说的话都说净了,他好歹就一副面孔:闭起眼睛,养神,懒得理我们。

看,这不就报应了!

我们放牧的是生产队的耕牛。生产队的耕牛都是分配到户养的,年底算一定的工分,期间出了什么事情,由放养户负责。我上午上学读书,下午跟着黄老头把牛撵到山上吃草。

黄老头会讲故事,还会唱小曲,他讲的故事都荤得很。本来农村孩子从小在猫啊狗啊发情的时候,比较早地获得性启蒙,黄老头的故事则相当于性学进修。比较坏的是,他讲完一个荤故事,就要挨个儿把我们的裤子脱了,看小鸡鸡的情状,凡是翘起的,就被惩罚去赶牛。而他的牛是一群牛中最会做精做怪的,有人曾怀疑这条牛的种子有问题,比如遇上了耍流氓的野公牛,只要吃饱,就漫山遍野疯跑。谁也搞不懂这条牛在想什么,到底想疯出什么名堂。

自我上学读过书以后,我就比其他小崽儿多一点心眼。今天中午把牛撵上山,我对他们说:反正他就那么几个故事,都听几十回了,一听就翘,一翘就得挨罚,就得替他卖命,今天偏不上他那当,我们要听他唱歌。

所以,牛上了山,当他把草帽垫在屁股底下,拉开架势准备开讲的时候,我们就说:“不听不听,我们要听你唱歌!”

他说:“情歌?那都是要两个人对唱的,一个人唱不起来。”

我们不懂什么叫情歌,反正扭着要他唱,他被我们扭烦了,就闭起眼睛

养神，懒得理我们。

这会儿他看着我们，意思是说：去帮我把牛撵回来。我们也把他看着，装出一副啥意思都不明白的样子。

终于他说：“你们帮我把牛撵回来，我冲骚壳子（讲荤故事）给你们听！”

“我们要听你唱歌！”

“那是要两个人才唱得起来的。”

“你一个人唱两个人的。”

“那不好唱的。”

“你敞开嗓子唱一个，捏起嗓子唱一个，不就成了？”

黄老头想想，同意了，他说：“你们把牛撵回来，我就给你们唱。”

“不行，你上次耍赖，现在就唱。”

“不是要撵牛吗？现在就唱有人听不到哦。”

“你唱大声点嘛，我们在山梁上也听得见。”

他就有点不情愿了，说：“那会吼破喉咙的。”

我们哄他，指着他的牛奔跑的方向说：“顺风，我们听得见。”

我和阿健两个大点的孩子主动替他撵牛，上山的时候我说：“你要唱大声点噢，要是听不见，我们就回来，才不管你的牛呢！”

得到他的应诺，我跟阿健出发了。爬山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，黄老头却不行，黄老头年轻的时候脚受过伤，爬半坡还行，要爬几匹山梁，他就没辙儿了。

阿健说：“你啥时候听他唱过歌？”

我说：“还不是听人家说的，人家说广东人里头数他最会唱歌；听说他还会对歌呢，他唱男的，阿江的奶奶唱女的，唱得好得很。”

阿健说：“就是那个瘪嘴老太婆？我不相信。”阿健说着做了个瘪嘴的样子，活脱脱一个漏糖汤圆。我俩都笑了。

我说：“我也不相信，可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。”

阿健说：“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阿江的奶奶唱歌？”

“你咋不想？动脑筋的事情总是给我！”

阿健说：“你是读过书的，读过书的要比没有读过书的聪明点，要不你

的书读到牛背上去了？”

阿健的话不多，但总有几分道理。我说：“你等着吧。”

这时山谷里传来黄老头的歌。黄老头面上看起来是个粗人，没想到他的歌却那样精致，就像这夏日午后的凉风，把山草吹得绸缎一般向一边倒伏，滑润而婉转。黄老头捏着嗓子作女声：碟子种葱缘分浅，扁柴烧火炭莫圆，哑子吃饭单只筷，心想成双口难言。

阿健问我：啥叫“炭莫圆”？

我被他问倒了，有一刻回答不上来。

他挖苦我，学我爷爷的腔调：书要读到肚子里，莫要读到牛背上去。前一阵，我爷爷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阿健在场，真是便宜了他。我一急就想起来了，我说：你是广东人你都不懂？“莫”就是“不”呗！

阿健把两个字换了换，念叨一下，说：“狗日的读过书就是聪明点！”

山沟里又传来黄老头的歌声，这次他敞开喉咙，唱的是男人调：叔叔出门打脚偏，一偏偏到妹身边，没情妹子用眼看，有情妹子用手牵。

我俩都笑了起来。我说：“这个老不退火的骚果果！”

阿健说：“我晓得了，‘叔叔’就是男娃娃，我们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我回敬他：“狗日的你不读书都聪明！”

我俩呷呷地笑着往山上爬。

黄老头的歌声再次从我们屁股后面传来，捏着嗓子的声音又好听又滑稽：郎种荷花姐要莲，姐养花蚕郎要缠，井泉吊水奴要桶，姐做汗衫郎要穿。

黄老头就这样一阵敞开、一阵捏嗓地唱着。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唱了，逮上了机会，他越唱越来劲，越唱越过瘾。唱词一首荤过一首，一直唱到“热天过子不觉咦立秋，姐来个红罗帐里做风流，一双白腿扛来郎肩上，就像横塘人扛藕上苏州”。他的荤词惊动了远坡上一个薅包谷草的老太婆，她冲出包谷林，大声咒骂：“哪家圈里跑出的叫驴？再叫不怕有人把你阉了！”

老太婆身后跟着个年轻女人，可能是她儿媳妇，也有可能是她女儿，想都想得出来，那脸团子会有多红。

我和阿健笑得差点从山梁上滚下来。

位于黑水河谷的大中坝,大致有五种人:一种是土著,当地人叫“土巴娃儿”,主要是住在远山上的彝族、杂居在汉族中的蒙古族、回族,以及原住的少量汉族。另外三种都是客家人,也就是明清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从外省迁徙来的移民,占绝对多数的是广东人,他们的神龛上明确写着他们的迁徙地:广东惠州龙川县,广东人遇上广东人都操广东话,世代沿袭,至今不改;其次是湖广人,这一部分人的来源比较杂,从家谱上隐约可看出,他们的根在至今学术界都争论不一的“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”;另外就是“保十三”,因为过七月半鬼节,从别的地方来的人都农历七月十五过,他们却祖定七月十三。占绝对少数的是“四外人”,也就是除了上述三种人以外的、从四川外面比如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陕西等地搬迁来的人。

各地部族带来不同的习俗和文化,河谷坝子为他们提供了融合和交流的场所。比如建房、婚嫁等仪式,就综合了很多地方的习俗,形成了黑水河谷独特的建房、婚嫁仪式;也促使某些文化消亡,比如说民歌。

各地部族在交流的过程中,除了广东人内部还说广东话外,相互的口音都渐趋统一,也就是整个腔调趋向下滑,边音和鼻音不分(不分 n 和 l),“江南”我们说“江蓝”,开口呼和合口呼不分(不分 i 和 ü),“吃鱼”我们说的是“吃一”。大中坝的人都懂,出了大中坝人家懂不懂,是另一回事。而民歌却基本保留各个部族迁徙前的样式,发音、咬字、腔调都是原汁原味的,这其实是寻根问祖最重要的拐杖。可惜,由于民歌自身坚强的个性,在近距离交流中,常常成为笑料的来源。这边在唱,那边一边模仿一边笑得捂着肚子蹲下去,那唱的人就再也不好意思唱下去了。天长日久会唱民歌的越来越少,唱得好的就更少了。

到我醒事的时候,我就只知道黄老头和阿江的奶奶还会唱民歌,那都是听我奶奶以及其他好多人说的。

为了听到阿江奶奶唱歌,我煞费了一番心思。

那天,我跟我奶奶在菜园子里薅辣椒地里的草。奶奶在前面拔,我把拔下的杂草装到篮子里。阿江的奶奶打这儿经过,她开我跟我奶奶的玩笑,她说你两奶孙拱了半天土还没吃饱?

在我们那里,有“三辈无老少”的规矩,也就是,不仅平辈人可以乱开玩笑,隔了一代的也可以,越开得野,越见隔代人之间的亲近。我奶奶直起腰来,笑了,教我回阿江奶奶:表叔婆才会拱,吃饱了满大路瞎窜!我嫌奶奶的说法太麻烦,我说表叔婆才是母猪拱地!我奶奶和阿江的奶奶就相对着快活地笑起来。阿江奶奶说你们的海椒结得不错。我们的海椒结得不好,南瓜藤牵几十丈长,光开花,一个果都坐不上!我奶奶说我们的南瓜也结得不好,谁知道是不是天道(气候)不好?阿江的奶奶说,说不定是种子不真。阿江的奶奶跟我奶奶说了一阵话,对我们说:“你奶孙俩慢慢拱,莫抢嘴哦!”说完就走了。我奶奶说,你摇起尾巴慢慢走!

第二天吃过中午饭,在撵牛上山啃草之前,我到阿健家,看见一碗中午吃剩的水煮南瓜放在饭桌上,心里羡慕得很。我们家今年还没有吃过南瓜呢。阿健的阿爸是生产队的副队长,管生产,家里的生活条件至少比我家好。我家基本上没有剩菜,即使有,我放学回家,翻一回碗柜,就没有了。

看见南瓜,我突然想起阿江奶奶昨天的话,我说到你们家菜园去看看。阿健说有啥好看的,走路都得小心点儿,到处都是南瓜,下脚的地方都没有!我窃喜,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,你吹牛,比天上的星星还多?比黑水河的鹅卵石还多?阿健见我不信,就有点不满了。他说:不信你自己去看嘛。我表姑姑说的,南瓜结得太好,说明阴气重,要死人的。正好他阿爸从外面进屋来,一听这话,顺手就给他一巴掌,大吼一声:狗杂种,好话都没半句,滚出去耍!

我俩像两只苍蝇,嗡一声飞出屋子。阿健被打得眼泪在眼眶里转。我说:有啥好哭的?骂的铁实货,打的风吹过!他马上把眼泪收了,他说:就晓得把话反过来说,挨打的不是你!我哄他:我爹如今就不打我,他以前也打,总不能老是挨打,要想办法让他不打,有一次他打了我,我就把我家的东西偷偷抱出去送人,后来一次还把东西抱来丢下黑水河,他打我一次就

折一次财，多有几次他就晓得，我是打不得的，一打就折财，就不再打我了。阿健说，我以前怎么就没听说过？我说要是我一天到晚挂在嘴上，我爹还不早知道了，那还不早把我打死了！阿健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他说你是狐狸变的。我说不信你试试。接着又拿话激将他：就看你敢不敢！我知道他是最经不起激将的。他说，那我们偷点什么呢？我说南瓜。他马上就要到菜园去，我说别急，先做点其他事情打掩护。

我说，我们要装出做别的事情，比如说钓鱼，你们家有没有钓鱼竿？有，那就好办了。

我们在院子里找到两根钓鱼竿，我们对准备睡午觉的阿健的阿爸说我们钓鱼去啦。阿健的阿爸说，去去去，小心点，莫成水鬼！

菜园里的瓜果然太多了，但分明是倭瓜，也叫无藤瓜，不是南瓜。阿健分不清南瓜和倭瓜。饭桌上那碗，多半也是这个。种密了点，于是遍地都是瓜。我们摘了四个，每人拿了两个，娄阿鼠一样窜到黑水河边。

我有自己的主意，但我故意问，现在怎么办？

阿健说丢呗。

我说舍不得。

他说我也舍不得，要不送给你。

正中下怀。可我却说，不可以，要那样，就变成我偷你们家了。

他说，你说怎么办？

我说送给阿江奶奶。

他问，阿江奶奶要是问从哪里来的怎么答？

我说，就说我奶奶拿去送她的。

阿健说，你倒会算计，做了面子还不花本钱！

我说，那就说你送的？这不就露底了么？哪天阿江奶奶拿这事感谢你阿爸，他就晓得是你这家贼干的好事，还不把你往死里打。

阿健想了想，无可奈何地说，只好按你说的做了。

我见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就安慰他说，我以后挨了打拿了家里的东西送人，就说你送的。

他心理终于平衡了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阿江奶奶在晒一块酱子布。我奶奶去年也做了一块。用糯米和苦楝果熬成的浆糊,把破布一块一块粘在门板上,晒干了取下来,就成了一大块。来年夏天没啥农活的时候,比着鞋样剪下来,用麻线密密实地纳了,做布鞋底,能穿好几年。

我们问阿江奶奶:阿江在不在家?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问话。

阿江奶奶说,不晓得他疯哪里去了。

我和阿健相对笑笑,阿江不在家才好呢。

把四个倭瓜给了阿江奶奶,我说,我奶奶要我来送你的。阿江奶奶连说感谢。

阿江奶奶喜滋滋地把倭瓜收到厨房里去,却见我们站在院子里不走。大中坝的传统是人家送了东西,你得回赠点糖或者瓜子。阿江奶奶家里没有糖也没有瓜子。

阿江奶奶在院子里扫视一圈说,今天没啥给你们,看,枇杷吃完了,葡萄又还没有熟!

我说我们想听你唱歌!

阿江奶奶笑了。阿江奶奶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。在大中坝,像她这样年纪还有这么好的牙,真有点不可思议。不过,她的脸怎么看,都像煮瘪了的汤圆,也挺让人琢磨的。她笑着说,谁告诉你们我会唱歌?

我说我奶奶。

阿江奶奶说,那就唱几首给你们听。阿江奶奶又问:你们记得下不?

阿健想点头,又不敢,他怕阿江奶奶回过头考他。我点头。我过耳不忘的本事在我们学校是出名的,只要我高兴记下来。

阿江奶奶说,读过书的不一样。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偏头看一眼阿健,他正不高兴地横了我一眼。

我奶奶说阿江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,读过书,年轻的时候能讲整本的《红楼梦》和《西厢记》。阿江奶奶的唱词果然文雅清丽。一首是:送你送到黄河岸,说不尽的话只得放上船,船开好似离弦箭,黄河风又大,孤舟浪里颠,远望着桅杆也,渐渐去得远。第二首词太雅了,只记住几句:止不住

的相思泪血如红豆，害不了的凄凉新愁合旧愁，照不尽的菱花镜内奴的形容瘦……听不惯的飞鸿嘹亮，看不厌的月转西楼，睡不成红绡被冷金风透，盼不来独对银灯数残漏。

我听得半懂不懂，阿健满脸莫名其妙，一点也不懂。我突然想起我是上过学的，不能也跟阿健那样不懂就做出不懂的样子，我要做出不懂也懂的样子。我对阿江奶奶说：这是情歌哦！

阿江奶奶惊奇地说，你也晓得情歌？

我说我听黄老头唱过。

她说啥时候听他唱的？

我就把那天山坡上的事说给阿江奶奶听。阿江奶奶听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她说，我看你们是狐狸投胎的，个个都成精了！

阿江奶奶问：听了就会唱啦？

我对阿江奶奶的态度有点不满，我说马马虎虎。

阿江奶奶问阿健，你呢？

阿健摇头。

阿江奶奶对我不放心，她决定考我一考，她要我唱。我就把她刚才唱的，都唱了一遍。有的地方明显跑调了，阿江奶奶也不纠正。阿江奶奶很高兴，说你小子要是再长几岁，我就把肚子里的歌都传给你！又说，没想到你的记性那么好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定有大出息。阿江奶奶夸得我一时兴起，我决定把黄老头唱的也拿来唱。我想我不能唱“扛藕上苏州”，那是一听就味道不正的，我唱了一首比较平和的：巴草根，节打节，娶个老婆锅底黑，人人说我老婆黑，我说老婆紫檀色，人人叫我休了她，割了心肝舍不得。

阿江奶奶听了，好一会儿才说了句让我和阿健莫名其妙的话：这老家伙还算有点良心！然后就什么歌也不唱了，不说话，也不理我们。我们不愿意走，毕竟送了四个倭瓜呢，还没有听到几支歌！可无论我们怎么求她，她一句也不唱。把她缠烦了，她就做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大声说道：胎毛都没干，就要听情歌了？看我不告诉你们老汉儿（父亲），打你们个一佛出世！

阿健怕阿江奶奶去告状，让他阿爸发现是他偷了倭瓜，吓得他撒腿就跑。阿健往他家牛圈跑，我也要去放牛，我边往牛圈跑边想，我就不相信我

没法子让阿江奶奶多唱几首！

三

把牛放到山上，黄老头开始裹旱烟，裹成指头粗一根，插到烟锅里，吧嗒吧嗒地吸起来。他一吸旱烟，我们就知道他又要吹牛了。这是黄老头的习惯，也是他的看家本领：他不吹牛，谁替他撵牛去？我们以为他又要普及性教育，都把裤裆捂紧。他说别怕，男子汉大丈夫两个故事都经受不住，我看你们在战争年代，没哪个不做叛徒！

我们还是不敢把手松开。

他说，我今天讲点文雅的，讲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。说完就不管不顾地讲起来：我们说话要把字咬清楚，要不然就闹笑话。他顿了顿继续说，从前有个菜农，被邻居偷了蔬菜，于是他站在自家的田坎上咒骂：入娘贼，春天偷我的婶(笋)，夏天偷我的妹(梅)子，到了冬天，还来偷我的老婆(萝卜)！

我们笑得把捂裤裆的手移上来捂起肚子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我说表叔公，这是你瞎编的，老师说的梅子是水果，不是蔬菜。黄老头说，看看，读过书的都比较酸，管它水果还是蔬菜，只要是菜园里长的就作数，贼进了菜地，他莫非只认你家的蔬菜偷，不偷你家的水果——冲壳子最怕顶肋巴骨，得惩罚惩罚你：下一个故事你不能听！

他这话也就是让我做做样子，离他远一点，我坐到不远处一块石头上，还是听得到的。他又开讲了，他说古代有两兄弟请了个教书先生，两家轮流供饭，每次轮换的时候，两人都嫌先生瘦了，责怪对方饭食不好，于是弟兄俩约定，等轮换那天，用秤称一下先生，作为轮换肥瘦的凭证；一天弟弟要把先生交给哥哥，于是叫先生美美大吃一顿；到称重的时候，先生不巧砰一声放了个屁，弟弟马上责怪先生：秤上的买卖，怎么能轻易加减？赶快替我吃下去！

黄老头周围再次掀起一浪笑声。我听出来了，他在挖苦我。但我假装

笑起来,让他以为我不懂,自己是白费力气。

黄老头果然中计,接下来他就懒得讲故事了。

很快黄老头的牛又撒野了,跑过了两匹山梁。他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说,我冲骚壳子给你们听。

我们都知道他在下套,都捂起耳朵。

黄老头笑了笑说,那我唱歌。

我们还是捂起耳朵。我说,我也会。

黄老头说,吹牛!有本事你唱一个,要跟我唱的不一样。

我张嘴就唱:送你送到黄河岸,说不尽的话只得放上船,船开好似离弦箭,黄河风又大,孤舟浪里颠,远望着桅杆也,渐渐去得远。

唱完我得意地歪着脑袋,瞟了黄老头一眼。不知怎么搞的,他竟泪汪汪的。

我一下把脑袋放正了,我想他一定是伤心我们都不去给他撵牛了,心就软了。我说,表叔公你莫哭,我替你撵牛就是了,我们都是跟你开玩笑的,莫哭!

黄老头使劲眨了一阵眼睛,把泪水收回去说:谁说我哭了?你唱得好呗,没想到你唱得那么好!哪儿学来的?

阿江的奶奶那儿。我说。

黄老头说,果然。

他这“果然”使我突然想起阿江奶奶说的“这老家伙还算有点良心”的话,凭我读过几天书的脑袋,我猜想两句话之间一定有故事。黄老头住村北,阿江奶奶住村南,各在不同的人家,黄老头膝下无儿无女,屋里只有一个瘫子老太婆,阿江奶奶儿孙满堂。他们之间……会有什么故事呢?

四

阿健送了一本连环画给我,我问他哪来的,他说是他阿爸的。看来这

小子新近又挨打了。阿健他们跟黄老头一样，都是广东人，广东人喊父亲为阿爸，我们湖广人喊爹，四外人喊得就更有意思，有的喊大大，有的喊爸爸，有的喊爷爷（音“丫丫”）。一个父亲，就有如此丰富多彩、五彩缤纷的叫法。

连环画的名字叫《陈平巧施离间计》。

我俩蹲在草窝里，阿健像只乖猫依偎在我身边。我一会儿就把书看完了，看完了我就记住了。我把连环画扔给阿健，我说我不要了，你拿回去，给你省两顿黄荆条子。阿健说，你把书上的事情讲给我听。阿健的声音有点怯。我奇怪地问：你还没有看过——也就是你阿爸没给你讲过？阿健说，就因为扭着他讲这本书，就吃了他一顿……你识字的，你讲给我听嘛！我想这样的阿爸如果是我爹，我宁可不要。我说：你听好了，我把你教会了，你回去讲给你阿爸听，把他气晕，要记清楚点喔！

我打开连环画，对着图画读文字，一页一页地读，重要的地方，我为他读两遍。阿健听得嘴巴张开来半天合不拢。

他说你跟我阿爸讲的不一样。

我说这黑黢黢的字都一个一个写在纸上的，会不一样？

阿健说我阿爸不识几个字。

我懂了。大中坝的人爱不懂装懂，尤其是做了父亲的，最是要在子女面前装出天上的知一半、地上的全知的样子。我不用想象都猜得出来，阿健的阿爸读连环画大致是这样：依照连环画上的图画，靠认识的几个字推断故事的内容。故事简单还好说，故事复杂或者故事长了就猜不下去了。做父亲的这边猜不下去了，做孩子的却十分想听，缠着不放。做父亲的被搞火了，自然要动用上天赋予他们的特权……

给阿健讲完连环画，我对阿健说，你们家的事情要倒过来，以后你阿爸买了连环画你不要扭着他给你讲，你拿来给我看，我看完了给你讲，你再讲给你阿爸听，你阿爸听高兴了，就会经常给你买连环画，你又不挨打，爽不爽？爽死了！

我把他说得心花怒放。

突然，他说你不是想要黄表叔公和阿江奶奶唱歌么，我给你说，你学一

回陈平。

我说怎么个学法？

他说挑拨离间呗。

我摇头。在大中坝，要是说谁挑拨离间，就等于在这家人的祖宗牌位上糊稀屎。再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让黄老头跟阿江奶奶斗起来？更搞不懂的是，他们斗起来我们又怎么听得到歌呢？

阿健见我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，脸上露出粉红的得意来。他说我们不是听过黄表叔公和阿江奶奶的歌么？我们把黄表叔公的歌唱给阿江奶奶，就说黄表叔公在骂她；然后把阿江奶奶的歌唱给黄表叔公，说阿江奶奶在骂他……

我乐得在阿健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，说你小子将来肯定能当军师，跟陈平一样。

阿健被我夸得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。

被阿健这么一点，我心里一个完整的计划就有了：他们唱的不都是情歌么，他们不是属于两家人么，我要让他们唱起来，随便是对骂还是搞对象，我们都可以在一边看热闹……呵呵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阿健聪明。

正在我俩紧锣密鼓策划让这老头和老太斗起来的时候，天不遂人愿，打乱我们的计划：黄老头的老婆死了。

在大中坝，丧事是比较隆重的，从停尸待殓到出殡上路，大致要经历发丧吊唁、成服告庙、大殓待盖几个阶段，一般人家要三天，讲究的人家要五天或者七天，然后还有复三朝、阴魂还家、做七超度，头七，二七，三七，直到七七烧了纸钱，全家关门闭户，外出一天不回，告诉野鬼，家鬼已七七升天，从此请勿再进宅门讨要斋饭。

黄老头的老婆在他们家的堂屋里摆了三天，四五个道士围坐在棺材前的方桌边敲着法器，诵着经文。道士诵的经文，一大段只听得出开头和结尾，中间字与字的间隔很短，而且均匀，听不大明白。我听了好几段，就听明白一句：普贤启问，地藏宏开，三途六道绝尘埃，普广问如来，授记十斋，接引上莲台……一个瘦高的青年道士嗓音很好，吐字也清晰，几乎每一段